

一道阳光

□朱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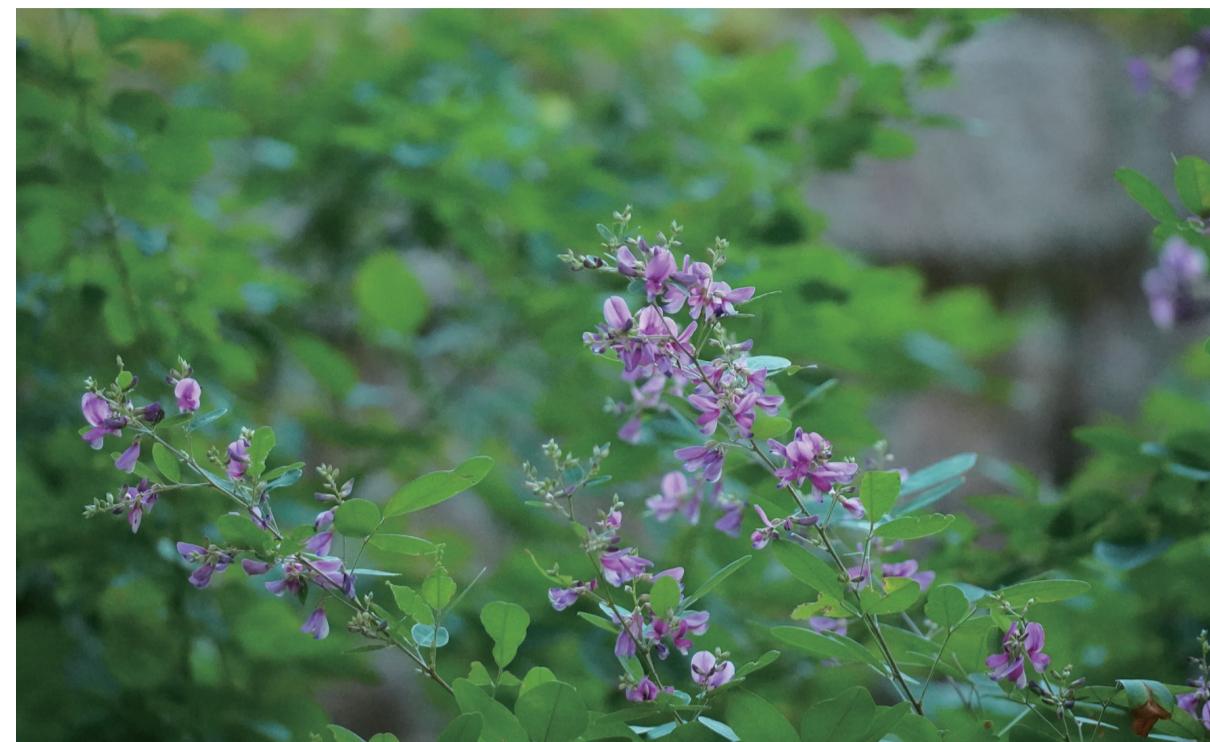
心窗
片羽

最近聚会频繁，内心欢喜，不是饭菜可口，这年头吃什么一点儿都不重要，跟谁吃才最重要。可能是因为自己乐于倾听的原因，更多人愿意在我跟前滔滔不绝。晚上没空就约周末，就连跟朋友的几次下午茶都超级过瘾，时间跨度超越了满汉全席。小美虽比我小很多，但工作能力与人生阅历都大大超越了我。三五年就跳一次槽，一次比一次更好。婚姻也是，她敢于投入也善于破局，经历过最美好的时刻，也为爱所伤。有一阵子她不停地相亲，没心思赚钱，只想找个人在身边陪着，因为童年缺爱，成年后又孤单，想想当年我的劝慰太可笑了，一个人受了伤走不动了，想要找根拐棍儿撑着，又不幸被蛇咬了，我还劝她要以工作为重，让她大跨步往前走。熬过以后，她变得坦然。人这辈子要过得幸福，聪明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接受和坦然。遇到什么，就接受什么，然后再应对。二婚离异后，小她十岁的男孩儿向她示爱，犹豫过后，她开开心心地享受相爱的时光，为什么不呢？看着照片里两人灿烂的笑容，如一道阳光。

已经忘记了饭桌以外的社交场所，渐近油腻的年纪里，对从前向往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。本以为是老了的迹象，但每一次饭局过后，都仿佛是一次刷新，明白了不是从前向往的一切不重要，或是荷尔蒙的疲乏，而是因为内在不断更迭，随着生活的阶段性改变，所有的都在悄悄改变。

比如，同学聚会早就不攀比谁是白富美和高富帅了，比孩子成绩更是 Low 到底，没底气的人才从别人身上找补。聪明人都务实，抛开了虚头巴脑的奉承和拐弯抹角直奔主题，干保险的让企业老总同学挑选团险。学霸更是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誉，幸亏你当年成绩好啊，你不当医生，咱们有事找谁去啊？做生意的在讨论行业风险点和最近的热门，公安的同学更不得了，跟证券公司的同桌一起分析国际国内形势，一直在讲阿富汗和塔利班，讲到桌上的菜都凉了，饭店服务员拉着脸立在包厢门口等，严肃的表情暗示着：我们要下班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聊好？

有了同学身份的背书，对这个世界的防备放下了七八成。畅所欲言是一种心理上的疏导和治愈，有些事经过反复咀嚼，内心敞亮如一道阳光。比如当年男生们集体约打架，课前起立偷偷用脚勾走前面的椅子，把男生书包藏到女卫生间，极小概率是品质问题，大概率只是因为好玩与好奇。包括现在，不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个世界，而是我们太幼稚，这个世界不需要理解，和解与和谐才是相处之道。有人说终身学习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，学习并不指读书这一件事。能突破原有认知的一切都是学习。比如他人的经历、他人的见解，饭局犹如一场场八字拆解，一次次观念的刷新也是一道道阳光，喝得晕乎乎的同时，也是拨开迷雾的那一刻。

胡枝花
瞿超

母亲的半亩棉田

□毛文文

母亲在地里摘棉花
寒冷还没降临
一朵一朵的白铃铛
在旷野上，轻轻摇着风声

经历老大穿新老二穿旧
棉袄棉裤温暖的日子

在橘色灯光下
母亲和我们对话
我们是父母种的棉花
打着骨朵儿，在枝叶上奔跑
凌霜的田野，还原春天
棉被，它固执的柔软

一直被弦弓轻轻弹奏
寒冷不惧，太阳晒着幸福了
母亲和我们对话
新棉被给子孙们随喜礼
还有最小的孙子在上中学
母亲怕那半亩棉田再迟一点
会被北风偷偷摘走

秋风尽头(上)

□马国福

牵牛花是植物界的徐霞客、麦哲伦、马可波罗，它最善于探索发现并抵达未知的陌生世界。如果植物界进行引体向上体育运动，牵牛花肯定会拿冠军，它把自己轻巧的身子骨交给风，风教练教会它保持向上的定力和信仰，一天一天进取，没有花香抵达不了的地方。

芝麻率领千军万马，一支就可以活成一个司令部队。这挺拔向上的壳，是它灵魂的巢穴，它们一律保持同一种姿态，向秋天告白，一根笔挺的脊梁就是秋天的旗帜，就等太阳一声令下后脱壳而出。芝麻破壳而出的刹那，仿佛一种涅槃，它让痛苦成为灵魂发出的香味。从春到秋，处在青春期的每一粒芝麻都躲在幽闭的壳内修炼。这是多么寂寞的事情啊。

芝麻一身金黄，它黄皮肤里的信仰，向善向美向上。秋风染尽每一种植物，给它们慢慢披上袈裟。我在清晨散步，加入这素朴的队伍，成为它们的亲戚朋友。

秋风薄凉，为人世的每一次日出满含衷肠。这深情厚谊，古老而又忠诚，抚慰大地上的风物一天天走向衰老。

枯藤搭起秋天的灵棚，秋风吹过，唱着最后的挽歌。田野里的花儿开成夜里守灵的眼睛，接受月光的加持和露水的洗濯。鸟鸣传送稻禾的美德，寒蝉凄切，感恩大地的功德。芝麻微小，却抱着天空的一角。花生落地，最密的心事有着最浓的皱褶。肉身归于泥土，美德内敛如稻谷。勤劳隐忍吃苦是大地给予花生的教诲。植物们安宁如学生，认真领会通俗的哲学。叶子的衣裳破了，等着风的针线缝补。花的眼睛涩了，期待神的抚慰。彩虹

的脊梁终究要弯曲消失，走过风雨的脚步，天空会传送她功德。

银杏弯腰搭起彩虹，袈裟还未上身。桂花等待盛开的钟声。一粒粒鸟鸣，对着安身立命的树木表达衷心。9月，芙蓉成为主人，参禅进入空门。紫薇骨头最硬，手里握着一把首饰般的星星，等待黎明。喜鹊盘桓云顶，宣布十月的福音。睡莲在早课中睁开眼睛念经，风声如梵音让我静心。月季佩剑，握紧手心里的刺，谁的美丽不带伤痕？

寒蝉凄切声声，白露在黑夜里提炼纯金。绣球花褪去华袍，一派天真守住初心。它们丰腴，素面朝天后的从容，引领蝴蝶上升。一声虫鸣的浅吟低唱是一段征程，这微型的宇宙标本里藏着一个辽阔的疑问。人生如寄，我们终究和它们相同，寄居在这世界的表层，如一只禽虫，不存在孰轻孰重。

常常清晨在田野里散步，遇见这些植物，它们如同老朋友一样在原地等我。雨水是它们的沐浴露，洗濯身上的尘埃。露水晶莹，探测人间还有多少尘埃污垢藏在肉眼看不见的褶皱里。雨滴是神的手指，抚摸这些蔬菜细腻如婴儿的皮肤。

现代化的收割机是统治者、检察官，对每亩地的收获最有发言权，它的车辙经过的地方，是判官案卷上圈阅的符号，它是否满意土地的答卷，全在于车辙的深浅。车轮的印痕是土地的表情。田野里一垄一垄的荞麦头戴白帽，密密麻麻，簇拥在一起不分你我。现在，很多人已经不认识荞麦了，就如同世俗社会有人不待见命运坎坷、一肚子苦水的穷人。穷人是这个世界的良心，我的那些穷亲戚们有着

这个世界上最自然洁白的心。命运不垂青他们，他们天天吃苦，荞麦一样寂然活着，活着就是最大的哲学。

田埂上、柴垛上、被拆迁后的残垣断壁间，扁豆花太野了，没心没肺、我行我素，看上去缺乏教养，太自由了，越是自由的植物活得越是蓬勃。或许，植物的词典里没有教养这个词，大自然的节气是它们的老师和律令。扁豆花在秋风中擦亮一簇簇火苗，天空因此生动，仿佛最贴切的一个词找到了它最适合的段落空间，成就了自身的意境。

柿子飘黄，刚采摘下来时黄绿相间，在家里放一段时间，它坚硬的心在时间之霜的调教下变得柔软通透。涩味褪去，火气不再，它咽下苦涩和时光和解，在黑暗里交换一勺甜，沁人心脾是对柿子最好的表扬。

掐一枝扁豆花回家，插在空酒瓶里，这是一瓶微缩的秋天。寒蝉抱紧瘦琵琶，在残弦上取暖。桑田里桑树的老枝爆出新嫩叶，尽管是深秋，但颇有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春意，这多像母亲受尽磨难，为儿女迎来黎明的曙光。

谁也不比一朵野花孤独，蓝色的朝颜零落田野，一朵花的天堂就是一些草木的星辰。一口大缸被遗弃在拆迁后荒芜的庭院前，颇有点行为艺术的感觉。空洞的缸睁大眼睛，对着星辰日月，它成了小禽虫的安乐窝。缸残缺，所有的风华老去，青苔在缸壁上安营扎寨、步步为营，它蹲在原地如改朝换代后最忠厚的那个老臣，忠心于老帝王，可是帝王已经灰飞烟灭、只剩残垣断壁。走到土地中间去，看朝露打湿一朵草叶，看草叶上的露珠在月光下歌唱然后施展它们的隐身术。

紫琅诗会

玉兰
一瓣